

# 明清奇案錄

王國



北京燕山出版社

# 明 清 奇 案 录

刘建业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DK97/03

明 清 奇 案 录

刘 建 业 著

---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1/32·印张 9 $\frac{7}{8}$  字数210000

北 京 市 隆 昌 印 刷 厂

1987年8月北京第一版 1987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2000册

书号：11436·13 定价：2.35元

# 前　　言

从八五年初到八六年底，作者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明清奇案录》的写作工作。

这部《明清奇案录》共介绍了明清两代曾经轰动一时的十起大案。其中有皇室内部争权夺势的千古迷案，有发生在明代阴森可怕的特务机关东厂、锦衣卫中的疑案；有几上几下惊动了六部九卿、三大法司的特大科场案；也有起自民间，中经几任封疆大吏、直打到皇帝龙书案上的民间奇案。这十个案件，案情扑朔迷离，结果有悲有喜，虽然进行了一些艺术加工，但基本脉络依然是历史上的史实，是依据史料整理撰写的。

作者力图运用小说的形式把这些史料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使读者在重温这些史料的时候不感到枯燥无味，并且在阅读后仍有回味的余地。

在完稿以后的编辑加工过程中，作者又对书中涉及的有关史实做了进一步核对，对书中的某些章节也做了必要的修改，目的也是为了使读者在阅读欣赏的过程中对当时的社会现状有一个更加准确的了解。如果能够使读者在这些方面有些益处，将是作者的一大幸事。

这部书时间跨度较大，涉猎的社会生活面也较广，因而在写作和编辑过程中一定存在许多问题，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 目 录

---

- 朱元璋乱断“南北榜” ..... (1)
- 明成祖错斩周皇后 ..... (18)
- 锦衣卫孤女昭奇辱 ..... (41)
- 遇女尸巧祸成奇冤 ..... (69)
- 东宫谋杀太子秘案 ..... (97)
- 千古迷离红丸案 ..... (115)
- 康熙江南科场案 ..... (130)
- 史尚书勘破杀妻案 ..... (146)
- 李大令私访缉真凶 ..... (196)
- 山阳凶案惊朝廊 ..... (256)

## 朱元璋乱断“南北榜”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暮春，六朝形胜之地南京城里，柳绿花红，莺歌燕舞，正是“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的季节。从秦淮河下行，游人如织，弦歌动地，站在北岸的酒楼上，放眼望去，但见一曲清流，逶迤东下，十里春花，争奇斗艳，真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春天。往日里，秦淮河两岸的酒楼上，文人墨客云集，对诗文、吟绝唱、令酒家应接不暇。而今天，人们都好象对酒楼失去了兴趣，不管乘船的、坐轿的、还是步行的，都急急忙忙的向河北岸的贡院街奔去。原来，今天是三月初五，明朝开国以来的第九次科举会试，将在申时以前放榜。这会试每三年才有一次，参加考试的都是各省经过乡试选拔上来的举人，会试被录取后就是荣耀异常的贡士，有了参加殿试的资格。一旦殿试中选，就获得了进士的称号，成绩优良的进翰林院，成绩稍差的也将被外放到各地担任知县以上的官吏。因此，会试是最令天下举子憧憬的大事。那各省来的举子，经过三场苦心构思，都眼巴巴地盼望着这发榜的日子，今天就要发榜了，怎不令人心情激动。只见那各路举子，有的心如火焚，大步流星地向贡院奔去，有的面容矜持，踱着方步缓缓而行，但两眼却直勾勾地望着前方，好似有一根无形的钩子，钩住了他的头颈一般。富家子弟锦衣梯袍，由家僮跟随，贫寒之士衣帽不整，或

独身上路或结伴同行，心里都象揣着一只小兔，“蹦蹦”乱跳，希望——幻想——担心——害怕交织在一起，只等着那一纸黄榜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贡院在秦淮河北岸，紧傍着北宋景祐元年（1034）建的夫子庙。现在时辰尚早，贡院辕门的木栅栏紧紧地关着，从里面的明远楼里，不时传来一阵阵的锣声，告诉人们，选取的黄榜已经用好大印，只待主考官最后校对一下，就可张贴了。辕门前，早已挤满了看榜的举子，先到的选好了一个最佳位置站立不动，而后面的人还不断涌来，致使前面的人站立不稳，只好向前移动，那负责警卫的军丁，扳着脸横戈立剑，将拥上来的人向后驱赶。人群中埋怨的，怒骂的，劝解的，猜测考试结果的，熙熙攘攘，任弹压的军丁怎样吆喝，也安静不下来。

辰巳时分，贡院辕门大开，由监场官员捧着大黄榜，护场军丁簇拥着贴榜的小吏，走出辕门。一时鞭炮齐鸣，写着中选人名单的黄榜被高高悬于辕门之前。一时间，举子们齐拥上前，万头攒动，千万双眼睛，投向了黄榜，一张张紧张、焦急的脸孔，在榜上寻找着自己的名字。这次会试，共选取了五十二名贡士，榜文清楚、黄纸黑字，一目了然。只见中试的欢喜若狂，落选者垂头丧气。还有那不甘心的，生怕漏掉了自己的名字，在榜前反复读诵着中试者的人名。天近中午了，一些失意者已快快离去，但尚有不少举子聚集在榜前评论着中试者的学识和人品。忽然，有一位落选举子似乎发现了榜上的漏洞，自言自语地喊道：“奇怪，奇怪，五十二名贡士都是南方人，莫非北方人就连一个合格的也没有？”他这一喊，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仔细一看，“宋琮、陈郊……”直到最后的刘子信，确实都是南方人。这时

又有人叫喊：“主考官刘三吾是茶陵人，副主考白信蹈以及各房考官也都是南方人，他们用乡里之情，压制北方才子，天理难容。”这一喊不要紧，那些本来已经失望的举子，一个个象被打足了气的皮球，跺脚乱跳，呼爹骂娘，人群大哗、不少原来抱着极大希望的北方考生，一齐呐喊、纷纷用泥团石子掷向黄榜，只一瞬间那高悬的黄榜已经被泥团涂得一塌糊涂，考生们越闹越欢，已成群结队地簇拥着从贡院来到礼部衙门，声言要面见考官，问个水落石出。礼部官员急忙调请锦衣卫亲军来弹压，但人言沸腾，群情激愤，那里能压得下去，不到两个时辰，南京城里已经贴满了揭帖，指责考官选人有私，街头巷议全是会试尽取南人于天理不容的舆论。礼部官员不敢隐瞒，急忙将众举子的议论写成奏本报到明太祖朱元璋案前。

明太祖朱元璋有个习惯，中午用膳后总要批阅一些早晨送进来的紧急公文。今天天气有点炎热。他特传谕在奉先殿阅本、司礼监太监已将厚厚的一叠奏章陈放在龙案上，为了怕殿外的热风卷进来，几名宫女轻轻地将奉天殿大门关紧，数缕阳光透过窗棂斜射进来，在浸油澄浆泥砖墁成的地面上，洒下了斑斑驳驳的金点。由于殿宇高大，所以屋内一点暑意也没有。朱元璋高踞在宝座之上，拿起了一道道奏章，健笔如飞，边看边批，不一会那一大叠奏章已被朱批了一大半，此刻他从案卷堆里抬起头来，舒了一口气，用手轻轻地梳理了一下那保养得很好的胡须。早有一名宫女捧上了一杯庐山云雾香茶，轻轻地放在了案头，那淡淡的茶香似乎驱散了朱元璋的倦意，他又伸手取过一道奏折仔细阅读起来，看着看着，他的眉头渐渐皱了起来，一股怒容从他那宽阔的脸庞上升起，最后竟狠狠地将奏折掷在了龙案上。



皇帝突然震怒，吓坏了在一旁侍候的亲随太监和站在皇帝身后打扇的宫女，他们一起跪在地上，嚅嚅地说：“万岁息怒”，朱元璋用眼扫了一下跪着的人们，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冲动，把手一挥说：“都出去、都出去”，宫女内侍巴不得皇帝的这声吩咐、齐齐的叩了一个头，蹑手蹑脚地退出了殿外。

大殿里又恢复了宁静，朱元璋极力压抑了一下感情，把目光又投到那份被掷的奏折上，那正是礼部申报本科会试举子闹事的折子。朱元璋怎么也不会想到、帝辇之下，堂堂朝廷会试竟会出了纰漏。自从在淮西起兵，朱元璋最重视网络知识分子，他手下的开国功臣刘伯温、李善长、宋濂、等人，都是名贯一时的文人，正是由于这些人的扶佐，大明朝才能扫荡群雄，驱逐元掳统一天下。因此，在定都南京后他立即健全了开科取试的制度，很发现了一批人才。今天，一榜会试贡士，竟都由南方人占据，内中显然有弊，而科场出现弊端，将会影响全国读书人的情绪，对于巩固大明江山显然不利，这就是朱元璋勃然发怒的原因。但是，朱元璋毕竟是一位执政三十多年的皇帝了，震怒之下并没有冲动，他仔细思索了一阵，在奏折上批道“南人尽占黄榜，举子群情激动，着礼邻官员将试卷再阅来报”。这道批示还是很客观的，但也暗中示意，不要把全部北方考生都摈弃在外之意，朱批后朱元璋破例令内侍火速将圣谕发往礼部，他知道举子们闹事不是好对付的，如果处理不及时，很可能愈演愈烈，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翰林学士，洪武丁丑科会试主考官刘三吾，这年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了，但依然精神矍铄、思路敏捷，办事干练。三月五日会试发榜，当天下午举子闹事，他已经知道了。这两

天闹事的举子越来越冲动，不但南京城里已传遍了刘三吾与副主考白信蹈私护乡人排斥北人的消息，就是整个江南江北、也有不少人怒骂主考官循私舞弊有悖圣恩。对这些指责和谩骂，刘三吾毫不理会，每天仍然按照常例，该会见各科试官的会见试官、该接见中试举子的接见举子，所到之处，谈笑风生，使人感到这位老学士身上充盈着一股正气，尽管有人因为举子闹事而替他担忧，但一见他那毫不为舆论所动的神情，就都不敢再提此事了。

刘三吾确实有一身正气，这位老翰林是七十三岁才被人推荐给朱元璋的，当时他的才学渊博已名满江南。朱元璋召见他以后，深为他的远见卓识所倾服，当即降旨授他为翰林学士，十二年来刘三吾大刀阔斧，为朱元璋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开科取士制度，并奉旨亲自为大明朝修定了《寰宇通志》、《礼制集要》等书籍，成为一个受人尊仰的学界老前辈。本科会试朱元璋御笔亲点刘三吾为主考官。接旨后老先生不顾年迈体衰亲自临场监考，并屡次对各房考官说：“天下才子十载寒窗全在会试三场以定优劣。我等若循私舞弊岂不辜负志士报国之心？”开考之后，有不少名门显贵给他递条送礼，都被他正色谢绝。三场试罢，他又亲自主持阅卷，凡是被录取的试卷、全都经过他的圈点，尽管这样，他仍恐有遗漏，又吩咐把落榜的试卷抽出几十份来进行对照，直到认为应当中试的确实名副其实了，才开列黄榜报呈礼部，所以对本科贡士的成绩他可以说了如指掌。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刘三吾主持会试无私无弊心境坦荡，所以尽管南京城里已经满城风雨，他却始终泰然处之。今天他刚刚在翰林院接见了新科会元宋琮，回到府中感到有些疲倦，准备在花厅的藤椅上假寐片刻，谁知到底是上了年

纪、靠在藤椅上不久，竟朦朦胧胧地睡着了，老家人刘忠见主人入睡，赶紧拿了一条锦被刚要去给他盖上，却听到门口一阵喧哗，原来是礼部官员来传圣谕，着刘三吾立刻进宫详报本科会试情况，刘忠叹了一口气心想“当一个朝官，好不容易呀、可怜老爷八十开外的老人，竟连一刻休息也不得安宁”。这时却听到刘三吾的呼唤声：“刘忠快备朝服”。原来他已经全听见了。

朱元璋接见群臣，历来是在皇城的奉天殿。但今天他却在自己居住的宫城里接见刘三吾。后宫诸院花繁树茂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刘三吾被内侍引到御书房门前听候传唤，不一会书房帘笼被高高挑起，两名亲随太监出来恭恭敬敬地将刘三吾让进书房。朱元璋没有穿朝服，由于天热、只着了一件宽大的黄缎龙袍，参拜后他不待刘三吾开口，便直截了当的问“本科会试，尽中南人、朕已朱批着礼部查核，礼部回疏云一应事项均是刘先生料理、所以请先生将录取情况说与寡人知道。”刘三吾答道：“会试榜发、北方举子大哗、臣已尽知，然臣在阅卷之时只以文章优劣定名次，并不知所录者到底是谁……”接着将自己如何阅卷、如何权衡、如何反复与阅卷官推敲的经过详细禀报了一遍。朱元璋听罢点了点头，但跟着又说：“只是一榜之中全系南人、未免出于奇巧”。刘三吾躬身回奏道：“其实这并不为怪、北方在元掳治下、民不聊生、文人墨客备受摧残，这种情况已历数十载，应试的举子文章根基远不如南方，南北举子同场应试自然南方的要捷足先登了”。朱元璋有点不满意地说“诚如先生所言，但先生既知此情，为什么不特拔几名北方士子；以鼓北人之心呢？”刘三吾说：“臣为国取才，只能以试卷文字优劣为标准、不能以南人、北人为依据”。朱元璋被刘三吾

这么一堵，一时说不出话来、心里却老大不悦，说“北人久受压抑、本来就有一股怨气，本科如若一名不取，恐难抚其心，依朕之见、先生不妨在北人中择优选上几名、以安定人心，平息众怨。”刘三吾是个耿介之人，生平最讲一个“理”字，听朱元璋让几名北人充数、不觉上了倔劲，答道：“会试榜次已定、当选之人名副其实，不能更换了”朱元璋的火气也上来了说：“先生执意不换、朕以为其中必有私弊”。刘三吾站起来、对朱元璋深深作了一个大揖说：“万岁既怀疑老臣主试有私、不妨另委大臣，重新审阅试卷，若发现纰漏、臣甘愿领循私欺君之罪，”朱元璋见刘三吾敢当面顶撞自己，不觉大怒，厉声喝道：“朕让你改变黄榜、你是改与不改！”刘三吾斩钉截铁地说：“断不能改”。朱元璋气得浑身战抖、指着刘三吾说：“你可知朕的厉害！”刘三吾起身跪倒答道“臣为国取士，何惧一死！”朱元璋拍案而起说：“刘三吾，朕从今日停你翰林学士之职、回府听参、本科会试朕要派人详查到底！”说罢，一挥手，早有几名侍卫进来、把刘三吾架出了皇城。

主考官刘三吾被皇上驱出了宫城、朱元璋亲自降旨重新核查会试考卷的消息，只几个时辰就传遍了南京城。街头巷尾舆论纷纭，大家都知道，皇上生性爱杀人，刘三吾的被下狱处斩已经是不可幸免的事了，人们猜测的是这次是只杀刘三吾一人呢？还是连副主考白信蹈及各房考官一起杀？内中也有人替刘三吾惋惜，但是大家都明白刘三吾惹恼了皇上，是谁也救不了的，就在人们纷纷议论的时候，又传来了新消息、副主考白信蹈也被停职，皇上亲自在后宫召见了翰林院侍讲张信，命他主持复阅全部试卷，如发现弊端及时稟报。朱元璋的雷厉风行、令落榜的举子大为欣悦，北方举子在礼部衙门

前聚会，山呼万岁，表示了对皇帝的拥护，但是礼部官员似乎对这次集会很反感，调来数百名军丁、把举子们驱散了，这一连串的事件、好象在热油锅下面又加了一把火，使会议复议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情。

暮春的黄昏似乎特别长，当一轮明月悄悄爬上中天后，天已交戌时三刻了。刘三吾倒背着双手，在后花园踱着步、月光明媚、清辉满地，树影婆娑，那迟开的海棠还放出阵阵清香，但是他却无心欣赏这三月十五的月色。自从被朱元璋赶出宫后，他就一头扎进书房，闭门谢客，静待缇骑前来捉拿了。老家人刘忠怕主人愁闷出病来、一个劲地安慰他，但刘三吾始终一言未发，从昨天上午开始，府宅门外突然出现了一些买杂食的“小贩”，只在门前转悠，并不招揽生意，这无疑是锦衣卫的便衣，暗中监视着自己。因此，刘三吾也担心有那位好友冒失地踏进自己的宅子。偏偏今天就来了一位不怕死的翰林院同僚，婉转劝说刘三吾不如尽早上一道谢罪的本章，并按皇帝的意思，胡乱点上几名北方举子，应付过这次灾难。刘三吾坚决地拒绝了，他坚信自己所选的贡士是经得住复查的。但那位好友却有一些新的忧虑，他指出：被朱元璋新委派的复校大臣张信，是个才学极低而又善于迎奉上司的人，在翰林院内名声并不好，不知用什么方法取得了皇上的信任，才混上了个翰林侍讲的官职，这样的人难道肯不顾自己的安危去主持正义吗？何况评点文章本无一定标准、主考官员见仁见智各有所云，原是常情，指望完全维持原议实在是不可能的，所以不管怎样，形势对刘三吾总是不利的，要想保得解脱，只有上表谢罪一条路。刘三吾深知朋友说的都是实话，但是，这位老先生很重气节，宁可一死，也不肯屈节认错，所以婉谢了好友。现在，想起好友洒泪而

别的情景，自己心中也是一阵凄然。夜深了，冰盘般的月亮已移上了半天，夜风袭来、还使人感到一股寒意，刘三吾手扶着一株石榴树，默默地伫立着、月光下、他那清瘦的面庞，略显佝偻的身躯，宛若一座塑像、他决定以不屈不挠的气节，去迎接这一场巨大的风暴。

翰林院侍讲张信，从朱元璋的手中亲自领回了主持复阅会试考卷的圣旨后，立即召集参加复审的官员连夜开会，把皇上的意图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家，最后他特别明确“举子闹事，关键是北方举子感到不公，因此，对北方的试卷要格外细阅，不能把好文章漏掉。”主审官的意思大家都心领神会，只是不便点破而已。为了迅速结案，张信还宣布，从今天起，凡是参加阅卷的官员，一律不准回家，并且不准将阅卷的消息泄露出去，谁要是走露一点风声，立即送锦卫惩办。参加阅卷的人心中虽然十分不快，却也没有办法，只好背地里发上几句牢骚、出出怨气。

从三月中旬张信主持阅卷以来，刘忠曾三次偷偷的跑到贡院打听阅卷消息，但贡院辕门紧闭、锦衣卫亲军把守严密，竟然连一点风声也听不到。这位忠厚的老家人，还冒着风险去主考官张信家拜访了一次，但人家连大门都没让进，还是张信的一位老家丁看到刘忠可怜，才透露说张信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这使刘忠更加焦急，今天他借口上街买东西，又悄悄来到贡院，却见辕门前贴了一道告示，说“试卷复阅已近尾声、文章好坏自有公议，着各地举子不要着急，静候复榜”，从告示的内容上可以看出，审理结果已经把原判完全推翻了，所谓复榜就是说与原榜不同嘛，刘忠好似被迎头泼了一盆凉水，趔趔趄趄地奔回家来。一路上又听见了不少流言、什么“张信遵照皇帝旨意，新点了二十多名北方举

子”呀，什么“复审官员曾经上本弹劾刘三吾，白信蹈循私庇护乡邻”啦，什么“现已查明刘三吾，白信蹈有受贿的劣迹”啦，什么“皇上在宫中大发雷霆，一定要严办刘三吾等主考官员”啦，听得他晕头昏脑、几乎不能自持。但回到家中看到刘三吾那行若无事的风度，心中又得到了一点藉慰。

南京城里，这几天议论的都是复审会试的消息。许多落第的举子、怀着一线希望、等待着复审揭晓，他们仍然希望把原榜全部推翻，一些市井商人则希望事情闹得越大越好，那样就有热闹可看了，也有一些正直的读书人有时替刘三吾讲两句公道话，但谁也不敢说得过重。占压倒优势的舆论，是说张信绝不会违背了皇帝的意愿，甚至有人言之凿凿地拿出官里的消息为证，说张信在接旨的当天，已经向皇上表了态，一定“竭尽犬马之劳，以体圣上求贤之深意”。尽管有些人很看不起张信这种迎奉的态度，但对案情审理结果却决不怀疑了、大家一致认定，张信必然会把许多北方人填到榜上去，然后狠狠地奏上一本，把刘三吾、白信蹈都打成营私舞弊之臣，大家盘算着，这一天已经快来了。

果然，四月十二日，从皇宫内飞传出一道圣旨。明天早晨卯时、皇帝亲临奉天殿，听取主审官张信稟报复卷结果，并当众揭示新榜。着六部九卿官员一起听稟、并宣被黜的刘三吾、白信蹈等原主试官员一起进宫听参。这个消息好似烈火烹油，使整个南京都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拭目以待明天将要发生的一件明朝建国以来的爆炸性的新消息。

四月十三日，是个阴沉的天气，凌晨时分，朦朦胧胧地降下了一场春雨，雨花很轻，好似薄雾使，整个南京城都罩在了一层雾濛濛的水气中。皇宫前、气氛显得十分紧张，从午

门前经五龙桥、承天门、端门，站满了护卫亲军，由于天在降雨，所以一切仪仗卤薄都没有展开，更加重了阴沉气氛。应召的各部官员，在寅时初就候集在午门前了，为了怕大家淋坏，皇上格外开恩，令内官太监把群臣分批引到午门、承天门避雨。卯时初刻，宫内景阳钟响，传来了皇帝驾临奉天殿的消息。接着，六部、九卿大臣也在司礼监太监的引导下进入奉天殿，由于今天被召的大臣很多，所以一座宽阔的奉天殿，竟显得有些拥挤。座位自然是无法摆放，群臣只好站着听旨了。

朱元璋今天显得特别严肃，他高踞在宝座之上，等群臣朝拜完毕才用十分宏亮的声音说：“本科会试，尽取南人，全国举子为之愤懣。朕为平息民怨，不得不令张信复阅试卷。开科取士，乃我朝百年大计，岂可容忍营私舞弊，但应试举子只能以文章定优劣，这又是朕取士的标准，今张信等十二人，经过半月披阅，已将结果查明，朕欲当众揭示结论，以示公道，尔等六部、九卿及刘三吾诸人，需仔细听奏，如有不明，还可当殿询问，务要求得公道，以服天下。”朱元璋说完，用眼瞟了一下站在一旁的张信，示意他当众汇报复审结果。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了张信的身上。这位张信，年纪不过四十余岁，宽阔的面庞，炯炯有光的双眼，给人一种干练聪睿的印象。他不慌不忙地给朱元璋行了一个大礼，然后走到专门为他摆放的一张公案前，拿起了几份经过悉心评点的试卷，呈送给站在宝座台阶下的太监，又由太监捧至朱元璋案前。张信口齿清楚而又缓慢地奏道：“遵照万岁旨意，臣等此次复审，除仔细查阅前榜中试者的试卷外，还特别留意北方举子的落选试卷，今日所呈的几份试卷，均是前榜落